

鹤 壁 文 史 资 料

第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河南省鹤壁市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

二〇〇〇年十月

编审 宋韶瑜 陈良安

编辑 谭文忠

鹤壁文史资料

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鹤壁市委员会
学 习 文 史 委 员 会
(鹤壁市淇滨开发区九州路 邮政编码 458030)
《鹤壁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开本 5.625 印张
字数 110 千字 印数 1—1000 册

内 部 发 行

豫内资鹤新出通字[2000]009号

政协河南省鹤壁市委员会主席赵国栋题字

存史資政
團結育人

二〇〇一年十月國棟書

目 录

豫北土匪司令王金荣覆灭记·····	韩士义(1)
驱奉战争在淇县·····	薄弘济(29)
中美第三突击队队长希尔空降浚境·····	刘式武(33)
盟军空投与轰炸·····	王革勋(36)
1938—1949年间驻安、鹤敌军概况·····	王革勋(37)
日本侵略军轰炸扫荡草店的前前后后·····	王革勋(43)
丁右任与岳庙《满江红》题词碑·····	李文仲(49)
浚县近代教育之先导李惠元先生·····	王连孔(52)
鹤壁第一所技校的变迁·····	韩玉学(55)
鹤壁矿务局一矿工作亲历记·····	张克仁(61)
“文革”后鹤壁市国民经济的整顿·····	程瑜(114)
忆六十年代的高价政策·····	冯振海(121)
忆鹤壁市的大炼钢铁运动·····	韩士义(127)
河南鹤壁鹿楼古城为赵都中牟说·····	张新斌(138)
论商紂王·····	王革勋(151)
鹤壁民间音乐搜集、整理概述·····	牛登荣(166)
封面照片:鹤壁市区夜景	

豫北土匪司令王金荣覆灭记

韩士义

王金荣，字耀庭，乳名创子，河南省鹤壁市石林乡时丰村人，1900年生。幼年家贫，仅有坟地一亩，泥抹草棚两间。从小受尽地主欺凌压迫，民国九年（1920年）落草为匪，杀人越货，在罪恶的道路上越陷越深，成为恶贯满盈的罪人。笔者经深入调查，并查阅有关资料，将王金荣由一个苦孩子成为豫北土匪司令直至灭亡的过程记叙如下，以飨读者。

放羊挨打尽吃苦

创子愤然投张淮

王金荣的父亲王至贵和哥哥王金祥曾以卖梨糕糖为业，故村人多呼其为“糖创子”。创子的哥哥王金祥因体弱腿瘸，走路跌倒须人扶才能站立起来，因之人送绰号“老耷拉只”。王家既少恒产又缺劳力，吃了上顿没下顿，朝不虑夕，人命危浅。创子为生活所迫，8岁便开始为地主放羊，先后在过韩林涧、马驹河等村。1920年，年已20岁的创子连个媳妇也没说上，还经常因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遭其雇主的打骂。其哥哥抱着残疾之躯，生活无着，更是啼饥号寒，泪水洗面。创子对这种屈辱的生活，早已不甘忍受。

也是事有凑巧。一天创子因被地主江会金诬赖他放的羊

吃了江家的麦苗，唆使几名如狼似虎的恶少，找到刨子，不容分说，将其吊到树上毒打。刨子不服，骂不绝口，喊声远播，恰被由此路过的张淮听到。张淮是刨子在马驹河村的老雇主，字汇南，鹤壁西马驹河村人，他 1893 年生，早年毕业于保定法政学堂，曾任过修武、郾城县审判官。他性情豪放，广交游，轻金钱，重友情，行侠仗义，不畏强暴，闻名方圆几十里。张淮一看被吊之人是刨子，便快步向前，喝走恶少，亲手将其从树上解了下来，让其回家。江会金闻报大怒，认为张淮这样多次干涉自己的事，分明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有意使自己难堪，与自己过不去。不久，他便捏造事实，以通匪的罪名，将张淮诬告到汤阴县署，并不惜重金买通知事，要置张淮于死地。张淮被捕后，便被判了死刑。这时，汤阴县有一名叫孟昭武（汤阴县大牲村人）的狱吏原与张淮同窗，两人交往甚厚，出于朋友义气，舍命相救，在临刑前的一天夜晚，偷偷将张淮护送出城。

张淮逃狱后，对官府贪赃枉法，草菅人命，欺压良善的种种恶行更加深恶痛绝、怒不可遏，遂与其兄张江、其弟张海经过一番商量策划，竖起“天下第一义勇军”的造反大旗，以劫富济贫为口号，在鹤壁地区招兵买马，拉起队伍，率众活动在山西东南部及河南的林县、鹤壁、安阳、内黄、滑县等地，与官府相对抗。刨子一得知此消息，便欣然投奔张淮参加了义勇军，并正式以王金荣的名字，开始走上杀富济贫打家劫舍的道路。

张淮的义勇军，其成份多是无家可归的穷人，破产的农民和散兵游勇。他们痛恨反动官府，仇视豪绅，以逼迫地主缴出枪支弹药、粮食和财物来武装自己，救济穷人，甚得民

心。未几便发展到 1000 余人。张淮势力的迅速发展壮大，使反动政府极为惶恐。汤阴县知事曾多次呈请河南省署派兵剿灭。1920 年冬，河南督军赵倜曾派一个团的兵力开赴鹿楼集，妄图消灭张淮的义勇军，激战数日不仅未能取胜，反而被义勇军撵的鸡飞狗窜，伤亡惨重。后来看到单靠武力实在无法使义勇军屈服投降，不得已才改武装镇压为和平招抚。随后，官兵便邀张淮到鹿楼集谈判，并以不究既往为条件，要张淮归顺官府管辖，张淮为暂避官兵锋芒，保存实力，便口头答应下来。暗中却继续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对抗官府，打击富豪。官府豪绅对其又恨又怕，视之为心腹之患，千方百计寻找机会，要将其消灭。

1921 年春，驻鹿楼的官兵突然向义勇军发起猛烈攻击，张淮率部奋起抵抗，与官兵周旋于淇河两岸的山山水水之间，双方大战数月之久，互有伤亡胜负。官军终不能战胜张淮。当年秋天，军阀吴佩孚驻河南督军樊钟秀又派兵前来围剿，终不能克，后来便采取间谍手段，暗中以重金收买张淮的贴身卫士赵金镜（鹤壁潘荒人）借机暗杀了张淮。张淮被杀后，义勇军群龙无首，很快便被官兵分化瓦解。

王金荣加入义勇军不到一个月，那种打家劫舍，杀富济贫，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生活便使他认识到，在这荒年暴月，有人有枪，到哪里都是爷，连官府都要惧怕几分，地主豪绅不但不敢欺辱，还会乖乖的送钱送粮；不用像牛马一样干活，便能过上吃穿不愁的快活日子。王金荣酷爱习武，拳脚棍棒，刀枪锤石无所不通。他放羊时便练就了以手投石击物，几乎是百发百中的本领。投张淮后，又练就了一手好枪法，趁义勇军溃散之际，他便拉了五六条人枪，另起炉灶，

开始了他自称首领的土匪生涯

当土匪匿迹太原

拐老婆重返故乡

豫北这一带民间称土匪为混鬼，即混来混去混不到好结果之意。鹤壁地区当时由于战争频繁，加上水旱蝗汤不断，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境内土匪四起，多如牛毛。王金荣在刚开始当土匪首领时，因其人少势孤，他便多方结交鬼友。这些鬼友有方山村的陈银只，全林村的李金璋，后河村的牛治田，石贯村的刘开国，瓦岗村的邢治河等。他们多为安阳县西的匪首。作案范围多在安汤一带，作案的方式主要是打劫、绑票。他们常常是居无定所，夜聚明散，行踪飘忽，得手后便分赃，然后各寻存身之处，作案时再重新聚到一起。为躲避官府捉拿，这期间王金荣或匿迹于河北石家庄，或亡命于山西太原和洪洞。有一次王金荣在太原街上碰到黑塔村李风华的哥哥，他与李风华是换贴朋友（后来还将自己的儿子认到李风华跟前作干儿子），李曾向王说过他有个哥哥在太原以养花为业，如到太原有什么事，可去找他哥哥帮忙，不想却在街上碰到了。从此，王金荣在太原有了落脚点，便长时间住了下来。不久，他发现这里出租黄包车收入可观，手里又正好有几个钱，便购置了3辆黄包车，学着做起出租黄包车的生意来。

太原是山西省的省会，又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名城。这里不但有高楼林立，门店相连，大街上车水马龙，人流熙攘，小巷里红男绿女，摩肩接踵的热闹白天；更有灯红酒绿，歌舞翩跹，声乐盈耳，袒胸露臂，香雾氤氲糜烂的夜晚。二十七八岁的王金荣自在这里当了出租车老板后，除

隔个一月四十的回安阳周围干上几回绑票打劫的勾当外，大部分时间住在太原，整天与其匪友出入于饭馆酒店，过着酒足饭饱的日子。起初他挺着圆肚，打着饱嗝，显得心满意足，渐渐便被从他身边飘然而过的妖艳女人所吸引，而且竟一发而不可收拾，时常有久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之感。尤其深夜独眠之时，越来越频繁地被那些想像中的甜甜的笑靥，袅娜动人的体态撩拨得神魂颠倒。不久王金荣便开始逛起妓院来。

王金荣开始逛的是中等妓院，去了两回便嫌不够刺激，遂后便进了两层阁楼的高级妓院。在这里王嫖上个不满 20 岁的女子，俩人好似前世注定一样，一见钟情，相见恨晚。王金荣才去了两夜，俩人便像扭糖人似的扭在一起，难分难舍，说不尽的千般风情，万种恩爱。自此之后，王金荣便感到“六宫粉黛无颜色”夜夜必来，一心只在此女身上。很快王金荣便从那女子口中得知，她原来是淇县西岗村人，因家里遭难，被人拐卖到此处，沦落到这般地步。那女子每说起这些，声音凄楚，眼中泪光闪闪。逗得王金荣对她更加爱怜，便认为这是老天安排，使他好运来，桃花开，在异乡找到了风尘知己。此后王便越发与那女子分不开。一天晚上外面风雪交加，两人躺下后，王金荣心情沉重地开口道：“我明天得回去弄点钱，也到家安置安置，然后我就立刻拐回来接你。”那女子闻言，像怕谁把他抢跑似的，猛然把他紧紧搂住，泪如雨下，声音哽咽道：“这辈子我是跟定你了，我看你也是条堂堂 5 尺的男子汉，生死都和你在一起，就是将来拖着棍子要饭，也绝不后悔，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喝口凉水都会觉得是甜的。你走了可要快去快回，别让人家整天苦

等。”王金荣忙安慰说：“你只管放心，短则半月，长则一两个月我就会回来，老鸨她不是觉得尿得挺高，我下次回来，不叫她鸡飞蛋打，人财两空，我就头朝下见你。”

第二天，王金荣便赶回安阳县，之后，便紧锣密鼓地绑了几个票，捞到一大笔钱，接着他便开始实施接那女子的第一步，即在这一带找个靠山。他经过多方打听，匪友牵线，很快便找到一个满意的靠山，此人就是安阳县蒋村的官僚地主马三，其兄马伯尧曾做过两广总督。这马三依仗其兄的势力不但占有良田千亩，妻妾成群，在蒋村盖了整整一条街的楼房，而且在地方上是个能够呼风唤雨，一跺脚便可使四面城墙落土的没人敢惹的厉害脚色。他要占谁的土地没人敢不拱手相送的，连他家的羊吃了谁家的庄稼，谁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因此，由他出面做保护伞，土匪们不仅杀人放火可以逍遥法外，而且赃物也有了安全的存放之处，再不必为逃避官府的追捕搜查而提心吊胆。而马三通过庇护这些土匪，既可保护自身免遭匪患之祸，又能从中得到大量进贡的财物，双方互相利用，皆有利可图，只是更苦了广大老百姓。难怪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不怕虎不怕狼，只怕马三那群羊。不怕虎不怕豹，就怕马三把地要。混鬼杀人又放火，没有马三落得多。”

此后，王金荣便有恃无恐地赶回太原去接那女子。王金荣到太原下车后为稳住老鸨，尽量减少麻烦，便先买了一套簇新的黑缎子礼服，换上，又着意打扮了一番，这才昂首挺胸神气十足地走进那个妓院。见了老鸨，作出一副发了大财，又要长期在这里住下去的样子。老鸨一见他这般模样，便眉开眼笑迎了上来，忙不迭地喊那女子：“快来迎接王二

爷！”当晚到了半夜，王金荣便在被窝里向那女子交待了明天如何逃离的打算。第二天王金荣先到火车站买了中午的车票，便转回妓院向老鸨说：“她看好了一身衣服，不知合身不合身，想带那女子去试试。”面对这样一个财神，老鸨哪敢得罪，忙叫那女子快跟二爷去试衣服。于是，他们双双像出笼的鸟一样，便直奔车站，遂坐上当天的火车，逃离了太原。

王金荣发迹后，让这个女子做了大老婆，又接连娶了二老婆、三老婆。二老婆是清丰县人，宋姓，是王金荣用金钱买来的，人长得端庄白净，并为王生下一男一女，颇得王的欢心，解放后又回了清丰老家。王金荣的三老婆是安阳市郊龙泉村人，原是石家庄市某纱厂的女工，原夫死后，被王纳为小妾，当时还带有一个女孩，后又为王生了两个男孩，在1948年“一锅煮”时被解放军处死。这三个老婆均被王金荣安置在时丰的家中。这时的王金荣在外面虽然十分凶恶，手中也有些钱财，但因其深知自己所干的是土匪勾当，得来的是不义之财，颇觉无颜见村中的父老乡亲。因此，回村总是夜间悄悄来去，白天未在村里公开露过面。驻在村里的官方武装，明知王的行踪和劣迹，碍于马三的面子，也佯装不知，不予过问。王金荣在此期间在本村购置耕地30余亩，驴3头，雇长工1名，由其哥哥“老耷拉只”出面照应。

惩日伪八路出击

歼顽匪为民除害

王金荣既有了土地，又有了娇妻美妾，照理说他应该满足，可他却不然。他是颇有心计之人，总感到土匪名声不好，说不定哪天祸起萧墙，把小命就搭进去了，终觉这不是长久

之计，便想凭自己的枪法和能耐，到政府军队里混个差事，认为这不仅名声好、保险，而且遇到机会还能飞黄腾达捞个一官半职，光宗耀祖。于是，他便以钱铺路，以酒会友，四处奔走托熟人拉关系，终于在1935年混入国民党的五十一军，并随军在天津市鸽沽驻防了两年。1936年他身着军装，以五十一军连长的公开身份，骑着高头大马，带着一名勤务兵，赫然回村。这是他从当土匪后第一次满面春风的在村里露面，为充分显示其衣锦还乡的荣耀，他在距村头尚有半里多路时便离鞍下马，缓缓步行。一路上主动热情地向乡亲们打着招呼，见到一些比自己辈份大的还停下来问寒问暖。临离开之前，他还在村东头专门竖了一块碑，刻石记载此事。

1937年日寇侵占天津后，五十一军奉命南撤，王金荣看继续升官无望，便乘机离开部队，跑回时丰老家。这年9月安阳城和水冶镇相继沦陷，安阳县西胡某在龙泉村组织抗日义勇军。王昔日的一些匪友牛治田、李金璋、许金生均已参加，并捎信邀他前往。王金荣想到自己曾是堂堂的国军连长，对此保家卫国出头露脸的事岂甘落于他人之后，更何况凭自己的能耐，到那里必是鹤立鸡群，他们岂敢亏待，遂前去参加了这个组织。1938年春，日寇继续南侵，占领了汤阴。王金荣便脱离龙泉村的组织，自拉部分人马返回时丰，途中在西寺方台北地遇到像决堤洪水似的溃退下来的国民党二十九军，其中有姓赵和姓姚的两位连长，带着三四十个人和一些枪，因其家在河北省，在这兵慌马乱的时候，不情愿南撤，听说王金荣是本地的，便来投靠他。王正在缺少人枪之际，这对他来说无异于正想睡觉，别人又给他递过来个枕头，心中哪有不乐意的，遂高高兴兴收容了他们。这样一来

王金荣的人枪增加到四五十。回村后听说汤阴东的土匪郑合要来这一带骚扰抢劫，村里的人都为此惶恐不安。王金荣便毛遂自荐，骑着高头大马带着几个土匪去找郑合交涉。王与郑在过去绑票时曾是老相识，听王说了源尾。郑便顺水推舟，给王金荣个人情，说：“既然那是王金荣兄弟的地盘，我就不去侵扰了。”村民们遂把免遭土匪郑合抢劫之功归于王金荣，使他在村中的威望大增，受到众人拥护。王便趁势在本村成立了“安汤边区人民自卫团”，队伍亦扩充到近百人，他当上了自封的司令。

王金荣的“自卫团”成立后，便以时丰村为中心，把东至武家洼；西至韩林涧、马驹河；南至柏落、耿寺；北至王二岗、元二庄等80余个村庄控制为自己的管辖区，并派赵连长、王金亭、冯连亭各领着一队人马分别驻在罗庄、石林、罗湾村。为支付自卫团的费用，王便开始在其管辖区内大肆派粮派款，还通过栽赃陷害敲诈钱物。对交不出者，有的被抓去修炮楼服劳役，有的被毒刑拷打直至枪崩。在辖区之外，更是肆无忌惮地绑票、抢劫、杀人、放火。老百姓怨声载道，为他们编了个顺口溜：“来了王金荣，带的是虎狼兵。成立自卫团，祸害老百姓。要粮又要款，捶桌踢板凳。不交便捆人，讲理不管用。轻罚修炮楼，重处便枪崩。”这时王金荣的“自卫团”实质上是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名，行残害人民之实，成为当地人民的一大祸害。

为团结抗日，驻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首长，从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出发，曾两次派原在安阳东当过土匪头，后来弃暗投明参加了八路军的孙长儿，带着部队首长的亲笔信，跋山涉水来到时丰村，劝说王金荣在这民族存亡的时刻，认清

形势，跟着八路军抗日救国，不要帮助日寇做祸害老百姓的事。王看了信，又听了这番话后，嘿嘿冷笑道：“你的这片好心我领了。但我所知八路军势单力孤，连老蒋的国军都兵败如山倒，他们哪里是日本人的对手。要我跟他们拴在一起，不是驳你老兄的面子，连门都没有！如今的世道有枪有人就是爷，没枪没人只能当孙子。八路军的点子也太多了，他们无非看上我有百十个人和百十支枪，想打我的主意，我告诉你吧！我宁可投老日也绝不会跟八路军。”此后，王金荣更加一意孤行，加上赵、姚两位连长助纣为虐，便沿着残害人民的道路越走越远。

1938年9月，驻扎在林县南部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为纪念抗日战争爆发一周年，决定下太行，越淇河，破铁路，毁电线，给日寇以迎头痛击。一天傍晚，三八六旅的指战员，在旅长陈庚亲自率领下，似流水疾风来到汤阴车站。车站上，日伪军荷枪实弹，岗哨林立，戒备森严，碉堡上探照灯不停地扫射着，雪亮刺眼的灯光把车站照得如同白昼。三八六旅封锁车站的部队，首先打毁了探照灯，碉堡中的日伪军像被挖去双眼，顿时吵闹声惊叫声乱作一团。龟缩在城里的日伪军以为八路军的大部队要攻城，吓得紧闭城门，不敢出战。在陈庚指挥下，借着溶溶的月光，战士们怀着兴奋的心情，割电线，掀铁路，炸桥梁，砍电线杆。经过一小时紧张的战斗，割收电线2600余公尺，掀坏站内铁路1公里，炸轰车站以北大小桥梁3座，砍倒线杆50余根。回军途中，他们又连夜奔袭了鹿楼，一举歼灭仰仗日寇势力，残酷欺压百姓的日伪保安队40余人。遂又根据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乘胜作出歼灭王金荣自卫团的决定。9月下

旬的一天，三八六旅派出驻在曹家的一个营去执行这项任务。在此之前，为迷惑敌人，以便将其一举歼灭，还专门以国民党四十军的名义，通知了王的自卫团，说某日有一支队伍去执行重要任务，将从贵团驻地通过，希望他们在食宿方面提供方便。这天傍晚那营队伍进了时丰村。在半月以前王金荣接到他的一个朋友的密信，说他所在的日伪第三师那个营的营长，准备率部来收交他们自卫团的枪支。王金荣为防不测，立即将住在罗庄、罗湾、石林的人马，全部调回时丰村加强防守，并在时丰村的6个大门上架上了机枪，准备与之血战。后来那营长从王金荣那个朋友那里得知这些情况，才听其劝阻，放弃了这一行动。八路军这个营恰是在王金荣认为可以放松的时候来到这里的。王金荣这天不在村中，便由他的左膀右臂赵、姚两位连长出面接待。赵、姚二人也都将此视为多方挂钩闯荡江湖的好机会，乐得头点屁股蹶地跑前跑后，大献殷勤，主动提出要把部队往百姓家安排。八路军李营长不同意，说：“部队明天一早就要出发，就在你们团部前的大院里宿营就很方便，你们准备口大锅给烧点水，让弟兄们有热水喝就行了。”赵、姚两位连长见营长执意如此，也不好再勉强。是夜月光如水，凉风习习，大约到了10时许，住在团部的那些匪兵已经酣然入睡，从里面不时传出高一声低一声的鼾声。外面却寒星闪烁，夜风渐凉，置身其间，如被浸在冷水中。深怕得罪中央军的赵、姚，又要拉李营长等几个人到为其安排好的地方歇息。李营长也觉得快到动手的时候了，便显出盛情难却的样子说：“恭敬不如从命，听说你们修的一个大炮楼很好，就领我们去那里坐坐吧！也让我们开开眼界。”赵、姚不便回绝，便说：“长官如此夸奖，

实不敢当，看后还请多指教。”遂在前面带路，10多个精干的特务连战士，好像接到了命令，作出一副要跟营长一块去享福的样子，忽啦一声都跟了上去。赵、姚想要阻止，又怕因此伤面子，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心中只是暗暗叫苦。炮楼分两层，平时是下层住人上层值班瞭望。今天情况特殊，下层的人都被撵到上层去睡了，他们进去时，里面已点起明晃晃的汽灯，两个匪兵强打精神在那里值班，墙上却挂满了枪支。十多个战士便不约而同直奔那枪支而去，未等赵、姚阻止的话说出口，他们便已摘枪在手。“不准动枪，不准动枪！”赵急得大喊。姚看势头不对，便去腰间掏枪。说是迟，那时快，几个战士扑过去，就堵住他们的嘴，把他们捆了起来，遂又冲上楼，将睡在上面的匪兵给俘虏了。与此同时，在自卫团院里的战士，也闻风而动，冲进自卫团的团部，先缴了匪兵们的枪支，又把他们从睡梦中喊起来俘虏了他们，喝令其排好队，押解着他们向村西头集中地点走去。这次战斗，未费一枪一弹，兵不血刃，民未被扰，便端了王金荣自卫团的老窝，共俘赵、姚以下匪兵近百人，缴获枪支100余条，其中还有3挺机枪，一门六〇炮。清点完毕，他们便连夜将其押送到西边的张公堰村，组织这些匪兵集中学习了共产党八路军全民抗日的主张及其有关的方针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启发他们揭发王金荣等人破坏抗日，残害百姓的种种罪行，枪崩了作恶多端的赵、姚两个连长。对其他人员，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放其回家；要求参加八路军的，留下来待编。至此王金荣苦心经营的自卫团归于土崩瓦解。王本人侥幸逃脱。

王匪毒设美人计

赔了夫人却得兵

王金荣的自卫团被歼灭后，王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却像一只受伤的野兽，更以十倍的疯狂，百倍增长的仇恨，千方百计寻找他失去的人马枪支，恢复他司令的威风。他遂跑到安阳元二庄一带，投靠到他在太原时结交的一个匪友的手下。这人手下有 40 多条人枪，正在招兵买马扩大队伍，他对王金荣的枪法，胆略都略知一二。见了王金荣，便像得到了宝贝似的，笑得合不拢嘴，不但马上收留了他，还当场拍板封他为二头目。王金荣表面上装出很感激的样子，心中却对这种居大头目之下，众匪兵之上的地位并不满足。他的脾气是宁当鸡头不当凤尾，这时他已在挖空心思盘算如何才能取代大头目。他知道自己大老婆在太原时曾与大头目好过，为能早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遂想出一条利用大老婆夺大头目兵权的美人计。虽然王金荣的宠爱这时已移到二老婆身上，已经疏远甚至讨厌了大老婆，只听新人笑，不闻旧人哭，但她毕竟也是自己的老婆，一想到因此自己头上难免要被扣上一顶绿帽子，便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但转念一想，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舍不得老婆就难夺得兵权，便下定依计而行的决心。于是他很快就把大老婆接到元二庄。大老婆来之后，王金荣对她却十分冷淡，常像避瘟似的躲着她，尽量为大头目提供与之眉来眼去重温旧情的机会。王金荣大老婆初来时，原以为自己又能重新得到王的欢心，心中着实快乐了一阵儿，到了这里，看到王竟如此对待自己，心又全灰了。王金荣大老婆原就水性杨花，加之大头目是个偷香窃玉的老手，一个有心负荆，一个无意拒客，未出一个礼拜，两人便勾搭成奸，屡屡得手，好不快活。大头目假香抱玉，沉溺于酒色，便把队伍上的事全盘托给了王金荣去管。王表面